

不語

醫學七 李振宇

二零零一年除夕，安坑的街道一如我幼年的回憶。街上的車雖然不多，卻始終聽得見零落的引擎聲、喇叭聲響起。主要道路旁的旁邊，店家的招牌是點亮著，一閃一滅，裡頭卻早已不見人影。

下午五點，電鈴響了。我喜歡看著電鈴上面小小的方型螢幕裡，頭大身小的人們一起擠在一塊兒，湧進家門前的感覺。那是暖活的感覺，尤其是在冬天的夜裡。雖然這裡不能算是我家，這裡是我奶奶的家，但我一歲到五歲都是在這裡度過。爺爺去世以後，奶奶就在這裡把她所有的七個孫子養大，一個也不漏。

她非常地厲害，我總是這樣認為。以前過年，她會獨自完成所有的年夜飯菜，雞鴨魚蝦蟹貝一樣不少。一早，她會一個人搭計程車到永和熟悉的市場買菜。我們笑她車錢比飯錢還貴，她罵我們：「懂個屁！」好吧，我的確參不透裡頭的秘密。年復一年，年年如此。除夕前的攤販不多，但她總能買到一斤牛肉，一斤番茄，然後再搭計程車回家。牛肉剁塊、水洗，把番茄洗淨後簡單在表面劃幾刀，全部一起放到大同電鍋裡。舀上一勺水，加上一把味精，最後淋入一點醬油，蓋上鍋蓋，按下黑色的按鈕。奶奶始終很有耐心，她從來不多說什麼地一直等待著。

前一年，人們都在恐慌各種千禧危機。聖經裏頭的預言、電腦病毒即將要席捲，網路泡沫股市大跌使得人心惶惶，惶恐身邊的一點一滴被悄悄拿走。傳聞聽起來很驚悚，但生活實際過起來卻是極為平淡。我仍然上著小學，回家寫完作業就開始看小說、看電視；那時我還小，生活的每一天都像是不間斷的

加法。報紙上各種可怕的傳聞與故事的充斥，失去或離開什麼對我而言僅僅是一種概念，完全無法感受，更別提害怕了。

此時電鍋發出清脆的響聲，按鈕從底部跳了起來。每一年奶奶都會在差不多的時間開始煮起這鍋番茄牛肉。這絕不能算是一道年菜，因為要是我下禮拜天來一樣吃得到它，只不過今天少了它就不算是完整的一年。肉是特別地軟嫩多汁，番茄的香氣全部滲入底部的湯頭裡。全部也就只有一個臉大的不鏽鋼鍋的分量，珍貴得像黃金似的。全家族的人一人一口，十多個人幾分鐘裡頭就把燜了一個下午的湯給喝完了，這倒快速。喝完了才叫做一年。

奶奶沒喝，她盛了一小碗，夾了塊牛肉和番茄，一起放到爺爺的貢桌上，再擺上他最喜歡的高粱酒。一家又人團聚在一起。

這道菜從何而來沒人說得清楚。奶奶的家鄉山東萊陽早年是貧窮的鄉村，不太可能會有讓她熟悉牛肉味道的機會。為什麼是番茄，為什麼配上牛肉，也沒有人曉得。奶奶從來不在菜裡加番茄，也從不把番茄當作主菜來煮。大概是我奶奶有天在菜市場看見這兩樣東西，靈光一現便加在一起了吧，我只能這樣猜測。味精、醬油都是極為平凡的調味料，但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等待的耐心，味道似乎永遠無法協調。時間也是重要的一味，我奶奶似乎深知，卻從未明說。

一點偶然的靈感就這樣變成我們家的傳統。很多事情在她看起來彷彿極為理所當然地應該這樣做、那樣做，像齒輪相互嵌合卡榫在一起就會順利運轉。多一分、少一毫就是不行，但是理由都在她的心裡，她或許從來不曾問自己：「為什麼這樣做？」這彷彿只要挖通了渠道，水就會自然地流進來，燉牛肉、養孩子都是如此自然。那些希臘哲人看了肯定搖搖頭說這種未經深思的生命是沒有意義

的，貧乏地猶如乾涸的大地。柏拉圖可能哀嘆這真是個毫不理想之人，蘇格拉底為生命沒有疑惑而感到可惜。然而，僅限於概念上不理想的生命體，卻承載了一種深刻的味覺記憶。從國共內戰時期的中國山東萊陽農村，一個不願意裹小腳的農婦心中，飄洋過海來到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。

這裡有她不曾見過的蔬菜、水果、魚肉、蟹貝，這裡有她不曾想過，即將要養育的一女四男和沒有同鄉支持的艱鉅辛勞。她常常是把麵皮、大蔥、甜麵醬加在一起吃就當成一餐，這是一部份的味道；還有過年時好不容易湊點錢買些碎豬肉和蝦皮，炒一桌大盤菜的味道；然後，小孩哭鬧、先生雜貨舖生意不好，現實壓力大得硬逼出她罕見的淚水裡，那種鹹鹹的味道，她或許也記下來了。

十多年以後，當她的兒子女兒成家立業，讓她有多餘的錢能夠自由花用的時候，她反而陌生起來。自由對她而言是陌生的，她總是不斷地面對挑戰。當她一個人走在市場裡，晃著晃著，看見了不曾買過的鮮紅番茄，鮮嫩的溫體牛肉，靈感就這樣點落在意識的波面上，浮現出來。

有一次我問她，問什麼番茄和牛肉必須一樣多，她只管繼續抽她的菸完全不理我。其他人用一比二，二比一，或其他的比例做出來的牛肉湯就是少了什麼，甚至我自己照著她的配方，一比一的牛肉和番茄，也沒辦法調出奶奶做的香氣。味道總是像記憶一樣零零星星缺少了幾角，越試著回想，越是有塊補捉不到的盲點在眼角。

後來，我們再也沒有機會吃到那碗熟悉的味道了。有一年，血就這麼從脆弱的血管裡破裂滲透進大腦中。中風不會等所有人都準備好才降臨，一切來得突然，即使是一向沉穩的奶奶也承受不住這樣的急促。因為說話和記憶的腦區域被傷害到，沉默的奶奶更加沉

默了。她躺在病床上無法發出任何語言，連親人進來都有些辨認不出來地默然。一天晚上，她在病房裡頭一直看著窗外，像是在作夢。

她在想什麼呢？我試著從記憶裡尋找她。

六十幾年前運輸船甲板冰冷的感覺、四周海水濕鹹的腥味和男女身上數個月沒有洗澡的臊味。更遠、更遠一些，也許靠近海平面的上方夜空深處的地方，那個十歲的農家少女，擠到小鎮的中心聚集的人群裡，看見日本人把一群男人網綁起來，矇住所有人的眼睛；一聲槍響、嬰兒的哭聲墜地、她的哭泣、爺爺去世那天晚上，像跑馬燈一樣的時光片段，原來所有的眼淚都在這裡。

我從聽過的故事裡頭找尋、拼湊眼前似乎越來越遠離我們的奶奶。奶奶不會寫字，在她不能說話的時間裡，我們與她的溝通又回到一種很原始的，近乎直覺性的交流。僅憑著一些眨眼、臉部動作去揣測她的意向，往回推想她要的吃喝拉撒與當下的喜怒哀樂。

教科書上說，記憶像是一圈又一圈極為複雜的迴路包裹在腦部的組織裡頭。當去回憶、有外來物去觸發時，就會像黑夜的遊樂園裡被啟動的旋轉木馬一樣亮起燈光來開始轉動。那是不是說，這樣子只是像上了鎖卻忘了鑰匙的寶石盒子呢？只要有一天盒子鎖掉了也許就能自動打開了？我不曉得。不過也許只能靠等待，慢慢地讓身體自動去修復受到損壞的組織，在時間裡頭再次把生命的味道萃取出來。

看來不只是千禧年，在每一年裡的每一天每一刻，好似失去與離開都如影隨形地跟在人類的身邊左右。幸運的是，我們卻是一種有能力去記憶、適應、盼望與等待的生物，然後有能力耐心地在時光中慢慢地慢慢地，以極其緩慢而穩重的步伐往前進。

奶奶有天坐在躺椅上看著我，陽光突然穿過玻璃窗照在她的臉上。她皺了下眉頭，我笑了，然後，奶奶也跟著笑了。

評審賞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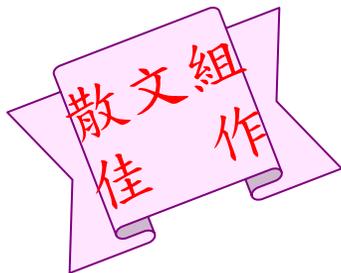


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高嘉謙副教授評析

散文組

佳作 李振宇 不語

這篇文章以祖母的獨門料理作楔子，描述祖母的生活、失智和中風。但全文敘事有其巧思，先從奶奶一生對家庭、生活的付出寫起，再漸進掉入生命的黑暗迴路，字裡行間有精緻的描述。表面是記錄奶奶的身影，但跳躍式的筆法中，可見作者深層的關懷與觀察。

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1屆(107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**李振宇**

就讀系別：**醫學系七年級**

得獎作品：**不語**

得獎感言：

感謝醫學院提供一個平台給學生創作，謝謝。